



LETTER

TO A CHILD NEVER BORN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

[意] 奥丽亚娜·法拉奇 著
毛喻原、王大迟 译

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

[意] 奥丽亚娜·法拉奇 著
毛喻原、王大迟 译

海南出版社

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 / [意] 法拉奇 著; 毛喻原 王大迟 译。 -

海口: 海南出版社, 2002.4

书名原文: Letter to A Child Never Born

ISBN 7-5443-0375-6

I. 给... II. ①毛... ②王... III. 自传 - 散文

IV. G72-6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31227 号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

作者: [意] 法拉奇

译者: 毛喻原 王大迟

责任编辑: 黄明雨

特约编辑: 张作耀

装帧设计: 第三工作室

排版制版: 孙志敏

责任校对: 汤万里

责任印制: 李 兵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忠诚信诚胶印厂

读者服务: 杨秀美

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

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

邮编: 570216

电话: 0898-66812776

E-mail: hnbook@263.net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出版日期: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80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张: 6.5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数: 10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443-0375-6/C · 23

定价: 18.00 元

【版权所有, 请勿翻印、转载, 违者必究】

如有缺页、破损、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更换

邮寄地址: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, 杨秀美女士 收 / 邮编: 570216

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

献给：
那些不畏惧困惑的人；
那些不知为何要以痛苦和死亡
为代价来摆脱疲惫的人；
那些把自己置于给予生命还是
否弃生命两难处境的人。
这是一本由一个女人献给
世界上所有女人的书。

——作者



译者序

在灰暗、沮丧、表热内冷的 80 年代中期，我有幸读到了法拉奇的长篇纪实小说《男子汉》。当时，该书的汉译在中国先后出了四五个版本，我读的是外研版，在印象中这是最好的一个版本。从此，我就喜欢上了法拉奇及法拉奇的所有作品。

初读《男子汉》给我内心的震动是巨大的，就像我初读普拉斯一样，它们给我心灵的冲击总是让人难以忘怀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20 世纪，乃至 21 世纪的中国读者更需要去读法拉奇与普拉斯，而不是那些更为权威、更具知名度的杜拉斯、乔治·桑，甚至波伏瓦、伍尔夫们。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正是法拉奇与普拉斯连同她们的辉煌作品一起才构成了 20 世纪女性文坛的一种奇迹，一个异象，一座丰碑。那是人类灵魂视界至高点上的一道灼人的风景。我相信，随着岁月的流逝与人世的沉浮，这一风景仍会在一种迷懵的氛围中散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芒，重新去洗涤着人们对于过去

苦难与悲壮经历的回忆，重新去激发起人们对于未来美好与公正生活的企盼。

在我看来，法拉奇与普拉斯是人类精神天空中两颗闪耀的明星。无疑，她们已成为某种重要的尺度、某种珍贵的参照和某种让人理解生活、校正生活的启示性儆醒。普拉斯沉入灵魂，行走在人类感情的刀锋上，以诗歌的全部力量表达了人之现实生活的极度恐怖与绝望，以其自身的死来向世人展示何为真正的生；法拉奇植根于现实，穿梭于人类敌对行为的硝烟之间，以“新闻”的犀利手法传达了人之精神世界的玄光十色与起伏跌宕，以其顽强的生来向世人说明何为真正的死。两者殊途同归，就其生之绝望的抒发与生之公正的呼唤而言，两者都达到了一种极至，抵达了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。

法拉奇在中国的知识界一直都有一种极高的声誉。这从以下这个事例中可以得到证明。1993年法拉奇来到中国，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演讲。乘公共汽车前往听讲的学生不顾主办单位的反对，把整个演讲大厅及其走廊都挤得水泄不通，场面甚是火爆和狂热。在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里，一名意大利语专业的学生

站起来说：

我并不是来问问题的，因为我从学会阅读起就一直读您的书，我已经知道您的答案了。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代表我本人和我的同学向您表示感谢……我感谢您，我们感谢您，因为通过您的作品，您教给了我们两件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：勇气与自由……请您不要死……我们非常需要您。

尽管在一部分中国的女性读者中，法拉奇显得有些“怪异”，因为她早年就发誓不结婚，不生孩子，从事的还是连男人们都无能望其项背的新闻事业，但在中国真正的知识界，法拉奇还是被人敬重有加的。这倒主要不是因为她的作品多次获奖（《空话与祈祷》获意大利班卡莱拉奖；《男子汉》获维莱吉奥奖；《印沙安拉》获海明威奖和国际安提伯斯奖；有关海湾战争的报道获麦西纳最佳新闻报道奖等），也不是因为如她的传记作家圣·阿里科所说的她取得了一般的新闻工作者用150年的时间也不能完成的新闻业绩。她之所以受敬重，尤其在第

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中，主要是因为她已成为一种象征，一种反对暴政和人类邪恶势力的象征，是因为她的作品与她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，她始终在身体力行自己的信仰。无论在越南战争、海湾战争，还是在对卡扎菲、霍梅尼、基辛格、邓小平的采访中，我们都能极其强烈地感受到法拉奇其人及其信仰的内在魅力。我想，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去细细品读法拉奇的作品（尤其是《男子汉》、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、《印沙安拉》及《风云人物采访记》中的优秀篇章）的话，我相信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其作品所透露出来的那种激情、真诚与正义感的力量感动。法拉奇无愧为一个用其自身的生命来写作的人，她作品中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反暴政的倾向，以及对社会公正的强烈呼唤是当代同类作品中少有能比拟的。

如果说“神话就是与某种仪式联系在一起的叙事故事”的话，那么，法拉奇已不仅仅构成一种现象，无疑已成为一种当代神话。她运用文学化的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，并把她本人的一切突显在作品的内容中。她带有仪式性质的惯常行为使我们能够发现她、观

察她、理解她，并体验她在进行自我剖析时感受到的乐趣。我们在她的作品中与她共同经历冒险事件，共同体验爱情滋味，共同分担哲学与政治上的焦虑。正如圣·阿里科所说：“法拉奇把自己造就成了明星，她是现代神话创作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代表。”犹如当年的格瓦拉、海明威，她是一个魅力四射的人物。

1987年，我到一位朋友家作客。朋友家中有一个书房，其中两个书架上放满了各种各样的外文原版书。它们对我具有莫大的诱惑力。我随手从书架上取了两本翻了起来。其中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封面设计得非常精致，黑底红线烫银字。我打开该书的第一页，想浏览它的第一自然段。

蓦然间，这段文字像附有魔力一样深深地吸引了我。我的心怦然一动，顷刻就被怔住了。

昨夜，我知道了你的存在，从虚无中逃逸出来的生命的灵光；我躺在床上，睁大双眼凝视着黑夜，突然之间我就知道：你就在那里……。

这是何等美丽的文字啊！有力、凝重、抒情，极富诗意。只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谁写的什么书。倍感激动与好奇的我自然把书回翻了过来，再次重新仔细地阅读封面上的文字。哇，令我感到惊喜和意外的是，该书的作者竟是 Oriana Fallaci。难道是那个写《男子汉》的法拉奇？果真如此。

一旦知道这是法拉奇的作品，我就有些爱不释手地读了起来，愈读愈陶醉，愈读愈兴奋。当时我就产生了一种冲动，想翻译法拉奇的这部小说，把它介绍给中国的读者。随后，我把该书借出，跑到附近的一家打印部，全文复印了该书。

1988年，我和大迟先生用很短的时间，一口气把该书译了出来。译出后，部分手稿在朋友圈子里传阅，凡读过手稿的人都一致叫好，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多得的好书。但由于版权与出版社方面的原因，此书一直未能正式出版，扔在抽屉里一搁就是12年。最近，我取出手稿又重新了一遍，感觉它仍是那么不同凡响，情真意切。不把它推荐给更多的读者实属一大遗憾，所以，我打算重新作出努力，让该书早日面世以飨国内喜欢法拉奇的读者，算是对读者的一个小

奉献。

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首次出版于1975年。它是社会历史、真诚忏悔与虚构故事的混合物，书一出版便在欧洲大获成功。《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自传体小说，带有明显的时代烙印，它是写实风格与自由创作自然结合的产物。法拉奇自述，这是她酝酿已久的作品，是她“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这颗精子”和“想像力这颗卵子”天然受孕的结果。《信》的主题不仅仅涉及到文学史上从未接触过的内容：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恋情，而且涉及到作者对人类生与死、爱与恨的深刻怀疑与痛苦思索。无论从哪方面说，《信》都是法拉奇的不朽之作。尽管其篇幅短小，但其含金量较高，颇值得一切想让其生活生活得有些意味，有些分量的人细细品读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：书中未婚母亲讲给胎儿听的三个寓言故事。这三个故事表面平凡，但却意味深长。它们具有极深厚与丰富的象征意义及启示性力量。故事本身是朴素的，但却感人至深，让人读后总是掩卷沉思，心情久久难以平静。因为它们不同一般简单的情节性故

事，分明是对人类关于爱情、权力与公正的深刻剖析。我认为正是这三个寓言故事才构成了全书的重中之重。读者可以对之细心品读。

《信》之前的法拉奇总给人一种强大，刚毅、坚韧的形象，《信》中的法拉奇向我们展示了她性格中的另一面。这是一个儿女情长、柔情似水的法拉奇。该书中不乏大段抒情与倾吐衷肠的段落，读起来让人感动心脾。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即使是在这样一本充满儿女情长的书中，法拉奇那种惯有的斗志的锋芒、鲜明的政治立场、对现实非义的深刻批判，以及对社会公义的强烈呼唤都是昭彰凸现的。所以这是一部柔中带刚，刚柔结縞的书。是一本完全有必要去读，并且读后定会有莫大收获的书。

现在，我们把此书捧献给读者，但愿大家喜欢，现在让我们读法拉奇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！

毛喻原

法拉奇

1930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，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、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，迄今已获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。尤其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，她被人们视为一种反暴政、反集权、反专制的象征，普遍被热爱自由、追求民主的人士喜爱。她的大部分作品已被译成各国文字行销于全世界。几乎每一部著作，尤其是她70年代以后的作品，一旦出版，都会引起读书界的强烈反响。法拉奇远远不仅仅是一个记者，一个作家，一个以其行为去实践着她心中理想的人，甚至也不仅仅是一个女人，她同时也是一种象征，一个文化上的奇迹，一个思想上的谜。她妹妹对她的评价是：“我姐姐一生都充满了传记色彩，她是一本敞开的书，只不过这本书是用中文和梵文写成的。”圣·阿里科说：“法拉奇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质朴但又最复杂的人之一，即使是在她与风云变幻的外部世界打交道时，她也不失那份神秘感。她对人世始终抱有某种对抗的态度，始终给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。”而评论家斯蒂芬则认为：“法拉奇是20世纪最优秀的女性之一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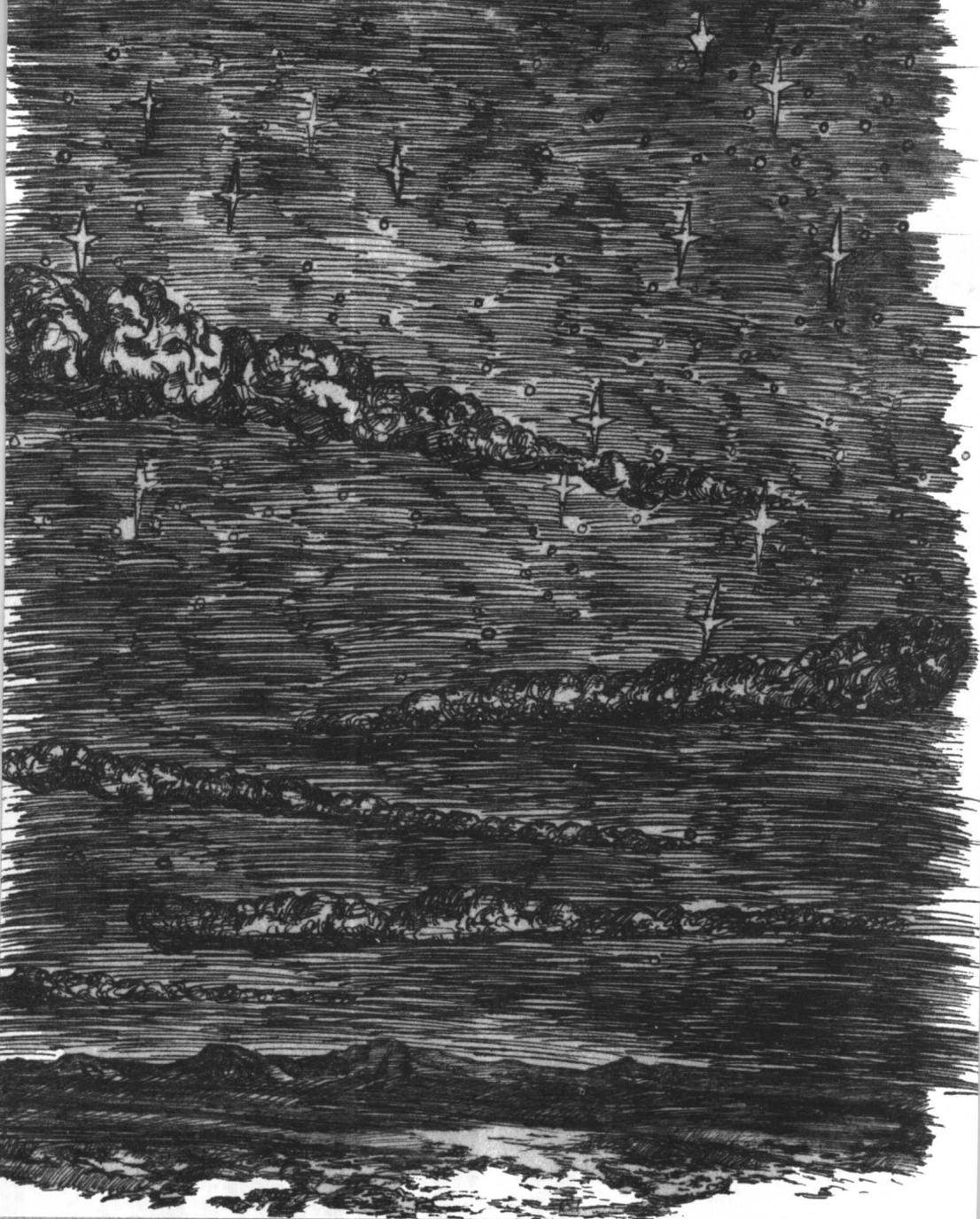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明显带有自传色彩的诗体小说。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儿女情长、柔情似水的法拉奇，是一个对生死充满了怀疑与痛苦的法拉奇。这是一部饱含情感的杰作，其中充满了缠绵的诗意，深沉的思索，以及遍布全书的让人屏息、让人心跳的张力。读来催人泪下，同时又痛快淋漓。《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信》的主题不仅仅涉及到一个中外文学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内容：一个未婚母亲与她腹中胎儿的一段旷世未有的缠绵爱情，而且涉及到作者本人对人类的生与死、爱与恨的深刻怀疑和痛苦思索。无论从哪方面说，这本书都是法拉奇的不朽之作，尤其适合国内的女性读者阅读。

绘图 孟煌

封面设计

叁陌工作室

S A N M O



1

我睁开双眼躺在黑暗中，我蓦然确信你就在那里。

